

酒

一个酒业王国的兴衰

殇

杨小凡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酒殇

一个酒业王国的兴衰
杨小凡 著

北京出版
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殇 / 杨小凡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02 - 0924 - 0

I. 酒…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862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助作品

酒 殇

JIUSHANG

杨小凡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出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10.75印张 237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0924 - 0

I · 891 定价:25.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1)
一、天命年	(1)
二、青龙穴	(5)
三、那张底牌呢	(9)
第二章	(16)
一、葡萄黑了	(16)
二、泡大塘子	(21)
三、“爷”字解析	(28)
第三章	(34)
一、打手击掌	(34)
二、行军床	(41)
三、底气	(46)
第四章	(51)
一、紫宫之夜	(51)
二、千层底	(56)
三、讲故事	(61)
第五章	(67)
一、黑着灯	(67)
二、亮相	(70)
三、参拜	(75)
第六章	(80)
一、下眉头上心头	(80)

二、劳模走了	(85)
三、解散“品酒协会”	(91)
第七章	(97)
一、荣誉职工	(97)
二、爬杆的猴子	(102)
三、篮球赛	(108)
第八章	(114)
一、朋友论	(114)
二、见汤姆	(118)
三、收天隆	(124)
第九章	(131)
一、喝茶去	(131)
二、操刀手	(138)
三、冬天的尿缸	(142)
第十章	(149)
一、阅兵	(149)
二、摩崖石刻	(154)
三、流水兵	(159)
第十一章	(165)
一、托管	(165)
二、看过皮影戏吗	(171)
三、猎人与兔子	(177)
第十二章	(184)
一、身份问题	(184)
二、褪了他的裙子	(189)
三、初五打雷了	(193)

第十三章	(199)
一、扛起了三八枪	(199)
二、壮壮失踪	(204)
三、骗局	(209)
第十四章	(214)
一、推介会	(214)
二、满月酒	(218)
三、外来的和尚	(224)
第十五章	(230)
一、女儿红	(230)
二、壳变	(236)
三、期股期权	(241)
第十六章	(246)
一、独立董事案	(246)
二、草根是甜的	(250)
三、坐庄	(257)
第十七章	(264)
一、找到陈仓	(264)
二、车祸	(271)
三、斩立决	(277)
第十八章	(283)
一、小泥人	(283)
二、谈判	(287)
三、职代会	(293)
第十九章	(300)
一、罢工	(300)

二、紧急召见	(305)
三、连环招	(310)
第二十章	(316)
一、死棋走活	(316)
二、未济卦	(321)
三、黄连香	(327)
后记	(332)

第一章

一、天命年

天下大势的规律，五十年就有个坎。

戚志强刚迈入五十岁，这个坎就来了，而且，横在他面前的还不是个小坎。

三月刚过，梨花还没有落。一生喜欢梨花的父亲，一个时辰间闭上眼，说走就走了，这让戚志强怎么也接受不了。戚志强最后见父亲的面时，是一个周日。那天，戚志强推开这个院落门，院前洵水河的风也随着洞开的门，扑到父亲红光满面的脸上。父亲正坐在那把有些油色的藤条椅子上，闭目养神，神态安详，粉白的梨花一片又一片地飘在他的脸上，吻来吻去，像他那最小的外孙女的小嘴唇。

戚志强没有打扰父亲，他和妻子吴冰哲径直走向厨房。

母亲正在厨房包着荠菜饺子，她知道儿子最爱吃这一口了。戚志强在这个城市是个名人，他是天泉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在他手上十年间由小到大，以至全国闻名。他又兼着副市长，这样的红顶企业家，自然在这座城市里是人人皆知了。可小事情有时最能入人心肺，戚志强被人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只要不出差、不公干，每个星期天都要与父母一起过。

戚志强是个众人皆知的孝子。连父母都不孝的人，能忠于朋友、忠于事业吗？这是人们敬他的原因。可还有另一层，戚志强是他母亲三十五岁时才生的，而且，上面有五个姐姐，在多子女的年代，他无疑是最让父母疼爱的了。

母亲不让戚志强插手包饺子，他就到堂屋里去找那本地图册。戚志强从小就喜欢地图，中国的、世界的他都喜欢。他的家里、办公室里、车子上都少不了地图。他一有空闲就看地图，一看就能入神，而且百看不厌。按说，他对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已经熟悉到能随时画出，能随口说出位置和名称，但他依然还是喜欢看。他绝对是一个地图收藏家了，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地图应该有几百本了吧，那些一张一张的分区域的地图更多，书房里放了三箱子了。

现在，他又沉浸在地图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突然，戚志强的手机响了。他接过电话，心里难以平静。打电话的是个女人，是当年与他一起下放的知青吴琼。

爱情就是一部电话。当你渴望它响时总是哑无声音，不经意间它又突然间响了起来。

现在，戚志强与吴琼就是这样。当初，戚志强一心追求吴琼时，却得不到她。而吴琼一心记挂他时，也只能偶尔打个电话。

戚志强合上手机，心里在默默地想。

快十二点时，吴冰哲喊他吃饭了。

那天，父亲很有兴致，吃了两碗饺子，还不停地与老伴拌嘴：“你这个老太婆没安好心啊，就是想撑死我呢！”

“嘴长在你身上，你喊了一辈子了，也没见撑死你一回！”老伴从来也没有示弱过。

戚志强与妻子就在一边笑。父亲和母亲像孩子一样“人来疯”，一见孩子们来，斗嘴就更带劲了，一句对一句的骂得更欢。

笑声里的时光最短。不觉间，粉红的太阳就挂在了西天。戚志强与母亲告别，要走的时候，父亲开了腔：“志强，我早上给你卜了一卦，是否卦。你要当心啊，五十岁是个坎。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戚志强笑笑，说：“爸，我回去看看吧！”

“你懂得灰喜鹊几颗牙？”戚志强的父亲显然不高兴了。

“你回屋吧，春风表暖里寒，别着凉了。”吴冰哲把父亲扶了起来。

“你算了一辈子，你算算你啥时辰走得了，我被你气够了！”戚志强出门的时候，听到母亲笑着骂父亲。

戚志强怎么也想不到，母亲的话竟应验了。

第二天中午，父亲坐在那把油色藤椅上，手里拿着那本被他翻了几十年的《易经》，突然间就再也起不来了。

这个坎还真来了，而且让戚志强后怕的是，三十天后，第二个坎又随之而来。那天晚上，戚志强刚请完为他父亲送葬的人吃饭，妻子打来电话：“志强，你快回来，妈不行了！”

戚志强的车跑到家里的时候，母亲竟也走了。

八十五岁的老人，一口气上不来，说走就走了。戚志强的脑子一片空白。

戚志强在母亲的灵堂前，眼里却是安葬父亲的情形。那天，院子里的梨花落了一地，母亲就坐在梨树下的那把油色藤

椅上，望着大门，不停地喃喃着：“冤家，你先走吧，我这就去伺候你……冤家，你先走吧，我这就伺候你去……”

突然间，鞭炮响了。接着，门外就有人喊：“有客烧纸了！”

戚志强还没迎到门前，施天桐就进门了。

戚志强刚弯下腰还没跪下行孝子礼，施天桐就赶紧弯腰把他拉了起来。他紧攥着戚志强的两手，一脸哭相地说：“志强，要挺住啊，挺住！”

“施市长你们这么忙，还都来啦！”戚志强看着站在施天桐一米开外的十几个人说。

“我来晚了，本来应该与火书记一道来的，可我出差刚回来。”施天桐语含内疚地说。

“你们都忙，市里现在又正在升格，我真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啊。”戚志强说。

“志强，我从小没有了母亲，你母亲就是我母亲啊，我吃过她亲手做的多少饭，你忘了？”施天桐说完，径直走到灵堂前，弯腰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他被戚志强拉起来的时候，脸上流下了两行泪水。

施天桐与秘书梁明是晚上九点才走的。

临走的时候，施天桐攥着戚志强的手，声音沉重地说：“志强，岁数不饶人啊，你也五十了吧？这事又一个接一个的，我可不能看着你垮下啊！”

戚志强感激地说：“没事的，我能扛过去。”

“我可不能让你这样累，我想好了，等丧事办完，我跟火书记商量一下，给你派个副手去！”施天桐攥了一下戚志强的手。

戚志强的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他终于要掺沙子了，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施天桐显然是感觉到了戚志强的变化，松开他的手说：“志强，明天去火葬场的事，我都让人安排好了！我一早就来，我得给老母亲送殡呢！”

戚志强本想说：“你这个无赖！”可出口的却是：“感谢市长大人的关心！”

送走了施天桐，戚志强陷入了沉思。搞企业也得懂政治，看来我也得使点政治手腕了。一支烟抽完，他的想法又多了：“你以流氓无产者那一套对我，我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我也用流氓无产者那一套敬你！”

戚志强几乎一夜未眠。施天桐在他母丧之日发难，而且，他不知道火可书记是不是也这样想过。谁碰上这事都是难以成眠的。

再长的夜总是要过去的，天终于还是亮了。戚志强望着刚露一弯的太阳，突然想起了父亲临走前一天给他卜的那个否卦里，释文最后一句：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戚志强长舒了一口气：

“天命之年，多事之春，只要不趴下，这个坎还得过！”

二、青龙穴

故原这个地方是道教的发源地，又是古楚的属地，而且佛教也较早传入。这个地方的人大都信风水。

戚志强是不太信的，但他的姐姐特别信。现在母亲也去

了，就要考虑两位老人合葬的事。入土而葬是一定要看看风水的。戚志强不想张罗这事，但父母又不是他一个人的父母，怕伤了姐弟间的感情，就没有制止，任着姐姐做了。

送葬的前两天，姐姐请来了一个飘着白须的老者。老者早早起来，没有吃饭就在戚志强姐夫的陪同下出了门。他们在城外戚志强乡下老家的几块地里，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正午时分，才在一块地前停下。

这块地前面有一个土岗，岗子正前方正好有一块石头。老者把罗盘平放在石头上。罗盘中间有一根磁针，罗盘上有36层标着不同符号的圆圈，现在大致指向南方。老者凝神聚气，掂起磁针，在罗盘上连掷三次，磁针都稳稳地落下，不晃不动，而且都指在子午线上。老者起身，在罗盘前方六尺远的地方，把磁针插了下来。

“这是块好地啊，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地。插针处就是中心穴位！”老者很是满足地说。

“先生，这是块什么地呀？”戚志强的姐夫小心地问道。

“告诉你也好，宝地叫覆地金钟龙，又叫青龙穴。有诗曰：‘覆地金钟格异常，时师仔细为推详。修文学武文章显，富贵堆金积满堂。吉砂官案当面对，左右峰峦护送迎。世代为官定不绝，出将入相有名声。’宝地呀，宝地！”老者忘我地吟咏着。

故原奇人多，自然也有看风水的人物。戚志强的姐夫，觉得应该再找一个先生测一下。在老者走后的第二天，他又请了本地一个叫汪慎东的人来看了一下。此人在故原有神算之称，要请他卜算或看阴阳宅是要出大价钱的。戚志强的姐夫还是把他给请来了。

汪慎东来到这块地前。突然停下不走了。他静静地看了半小时，之后说：“此乃宝地呀。‘吉砂官案当面对，左右峰峦护送迎。’穴的前面是一块官案，人葬在这里就等于在后面坐着了，底下正好是一个坡地，那就是万民在底下，这个地方对后人是有好处的。戚总今后会有更大发展的！”

当他看了老者点的穴位，却有些轻蔑地笑了：“穴位不准呀！这穴位避开前方的烟筒。”于是，他要求把穴位向前挪了一丈。戚志强的姐夫最终还是听汪慎东的了。

送葬那天，早晨，穴挖好了。十点钟，棺到坟地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新挖的穴坑里游动着一条小青蛇。刚才谁都没发现这条蛇，八个挖墓的人都没有发现。一直到把棺材往地里抬，才发现那条小青蛇。发现的人是戚志强的一个外甥。他惊叫了一声：“怎么有一条蛇啊？大家别动，一条蛇在穴里边。”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戚志强说：“别动，别动，赶快把它弄出来，把棺材放到穴底下。”然后就把棺材放到穴底下，把那条小青蛇弄走了。

葬礼结束后，各种说法立即长了腿一样在故原城传开了。

有青蛇本来是好事，但一见天就破了。这个风水破了。青蛇就是青龙，是极好的兆头，蛇不能见天，蛇见天它就是破了，这下戚志强完了！

戚志强的父母葬在一个大坟里，立了一个碑。故原这地方还有一个风俗，那就是埋过的坟头，第二天亲人们要去圆坟填土。就在那天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好好的天气，刚刚圆完坟时突然就下起细雨来。按当地的风俗，“起坟落雨”是一个吉祥的兆头。

接着，不同版本的说法又流传开来。有的说，他们看见了

墓穴里的青蛇肚子上生了六个爪，蛇身上还有鳞，蛇头上长着角，还有须，哪里是蛇，分明是条龙嘛！还有的说，他们看见埋完老爷子下起雨，雨后，西方还有几朵彩云，彩云上还站着一个什么人，祥云的下面与坟头架起了一道彩虹！

有些事原本是无法说清楚的。它只在朦胧的时候是美丽的，而这种朦胧的美丽又给许多人一种安详和谐之感。

现在，这种安详与和谐之美却被打破了。

打破的不仅是青龙出世的风水，还有戚志强应对施天桐的策略。

现在，施天桐就以戚志强借父母安葬大搞迷信活动为由，对戚志强下手了。世间凡有所成就的人，都会有不少敌对者。戚志强性格刚直，敢恨敢爱，而且天泉集团一直在改革的潮头，自然就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有极少数人对他的意见还很大。于是，就有人民来信寄到市委、省里去了。

一个兼着副市长的企业家，一个党员，大搞迷信活动，这些有理有据的信自然就要引起一些动静。省纪委在人民来信上批了字：请故原市找戚志强了解一下。

因为戚志强兼着政府的副市长，批示转到故原市后，施天桐就开始做文章了。

施天桐没有遵守市委书记火可“请施市长找志强谈一下”的批示，而是让市纪委展开调查。纪委的调查很认真，第一天就找了戚志强的姐夫和相关的亲属。第二天，又找那八个挖墓的人逐一了解，之后，又不停地找当时去送葬和看热闹的人调查。短短三天，有关戚志强被纪委调查的事风传故原市。

戚志强没有急，他给火可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火可书记觉得施天桐的做法别有目的，很是气愤，就打电话

话给施天桐。

施天桐说：“火书记，我是对志强负责啊。调查的人多了，弄清楚了，不更证明他没有什么事吗？”

“这样影响不好，怎么让志强安心工作？再说了，他父母坟土未干，我们要多为志强考虑啊！”火可有些生气。

“那好，我马上让停下来，我给志强解释一下，好吗？我与志强可是胜似亲兄弟呢。在故原谁不知道我们从年轻时就是老伙计了！”施天桐对火可的话不以为然。

施天桐没有找戚志强解释。戚志强心里明白，对付施天桐这样的人，就必须以牙还牙！找不准他的软肋，他是不肯弯腰的。

戚志强摸了摸了自己的软肋，向窗外望去。

三、那张底牌呢

总会计师庄之讯，在天泉集团也算个名角了。

人只有与别人不一样，而且坚持下去，形成一种固定的标识符号，才能出名。庄之讯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喜欢撂条子，二迷恋桥牌。只要他认为不能报销的条子，甩手就给你扔在地上，不管是谁，所以有人送外号“铁老庄”。再者，他只要有一点时间，手里就摆弄扑克，打起桥牌来，极少有对手，那自然就老“坐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铁老庄”这个外号也很贴切。

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玩一个物件，而且，百玩不厌，那要的是境界。老庄就有。

吃过午饭，铁老庄正在办公室里自个儿玩着牌，电话就突然响了：“老庄，到我这里来一下。把你的那副扑克也带上！”

老庄一听，心里惊了一下，暗想，威总不打桥牌呀，要牌干吗？他没有再多想，刷地合了牌，出门向戚志强的董事长室走去。

进了戚志强的办公室，老庄扑哧笑了，戚志强正皱着眉，在一张一张地摸牌呢。

“威总，您也好上这个了？可从没有见过呀！”

“把你的那副扑克拿出来，帮我找那张底牌！”戚志强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老庄手里握着扑克，不解地望着戚志强：“什么底牌？你，你要干啥呢？”

“你知道那张底牌，找吧！”戚志强还在不停地洗牌、摸牌。老庄一时回不过神来，也跟着他把自己的牌洗来洗去。扑克在老庄的手上就成了一块橡皮条，一拉一缩的，手艺堪比电影中的赌王。

几分钟过去了，老庄终于停下来。他再次望着神情专注的戚志强说：“威总，你要的是哪张底牌呀？”

“这张牌你知道的！”戚志强仍然皱着眉。

老庄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你是说燕克仁？”

戚志强停了下来，望着老庄：“这张牌还在你手上吗？”

老庄有些得意地笑了笑：“打桥牌的人，不留底牌还行！”

“那你给我拿过来！”戚志强把手里的扑克“叭”的一声拍在了面前的大班台上。

下班后，老庄关上门，向戚志强的办公室走去。